

<<思辨与启示>>

图书基本信息

<<思辨与启示>>

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思辨与启示》、《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灵知与生存哲学》、《开端与终结》及《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四部作品。

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舍斯托夫学术的主要特色。

他用文艺批评的形式消解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性质，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来揭示文学的深刻人生意蕴，从而对迷惘茫然、醉生梦死的现代人发出了沉痛的哀号。

<<思辨与启示>>

作者简介

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于1866年出生在俄国基辅，有犹太血统，早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其毕生的学术创作都集中于猛烈抨击传统形而上学和追寻圣经中全能的上帝。十月革命之后，舍斯托夫被迫流亡巴黎，成为二——三十年代俄国流亡文化的杰出代表，1938年11月，正值他最重

<<思辨与启示>>

书籍目录

思辨与启示——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灵知与生存哲学开端与终结 前言 创造源自虚无 先知之才 结语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绪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附录：纪念伟大的哲学家埃德蒙特·胡塞尔俄汉人名对照表

<<思辨与启示>>

章节摘录

书摘这就是哈纳克在其《教义史》里对诺斯替教和马西昂的意义的解释。

哈纳克当时认为，对基督教的希腊化是天主教的一大罪过。

因此，尽管诺斯替教信徒(希腊化就从他们开始)为在欧洲组建教会和发展精神生活也做了许多工作，但他们是基督教的敌人，因为他们使人拥有这样一种信念，真理不在《圣经》里，而在希腊智者那里，或者如谢·特鲁别茨科伊所说的，那个将我们的始祖引诱到善恶树旁的蛇是上帝，而上帝是个诱惑者。

在自己关于马西昂的专著里，哈纳克果断地与其在《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里所说的东西划清界限。

现在他为马西昂的失败而伤心。

哈纳克认为，路德对信仰的理解和马西昂最接近(同上，第225页)。

他仿佛彻底忘记了以前说过的话。

他写道：“在第二世纪拒绝《旧约》是个错误，教会摆脱了这个错误；在16世纪保住《旧约》是命运使然，宗教改革没有能够躲避这个命运。

但是，在新教里从19世纪开始把(《旧约》)当作教规的基础，这是宗教和教会保守性的结果。

(das Alte Testament im 2. Jahrhundert zu verwerfen, war ein Fehler, den die grosse Kirche mit Recht abgelehnt hat; es im 16. Jahrhundert beizubehalten war ein Schicksal, dem sich die Reformation noch nicht zu entziehen vermochte; es aber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als kanonische Urkunde im Protestantismus noch zu konservieren, ist die Folge einer religiösen und kirchlichen Lahmung)”(同上，第214页)这句话大概不需要解释了。

只是需要再一次地提醒注意，哈纳克在《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里认为，诺斯替教是反基督教，马西昂要求基督徒放弃他们认为是最珍贵的东西，路德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基督徒回到启示的根源，即回到(《圣经》)。

然而，在关于马西昂的新专著里，哈纳克无论是关于自己在《教义史》里所说的东西，还是关于路德(他自己将整部(《圣经》)翻译成德文)对待(《圣经》)的态度，只字未提。

显然，哈纳克无暇顾及这些问题。

看来，他很少关注马西昂，尽管对马西昂研究的书写得很认真，很娴熟，这使得该书可以被列为著名德国学者的著作的行列。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点是明显的：当哈纳克撰写其《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的时候，尽管他保卫基督教不受诺斯替教的影响，但他却内在地、全身心地站在了诺斯替教信徒的一边。

这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

无论是2000年以前，当时基督教开始了自己的存在，还是现在，根据某些人的意见，基督教在理性的法庭上告终，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都应该接受这个理性的审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被认为是正确的不是那位警告不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实的(《圣经》里的上帝，而是蛇，它许诺说，如果人们吃了禁树上的果实，那么，他们自己将和上帝一样。

哈纳克这位75岁的老人向所有的人(urbi et orbi)宣布了这一点。

还有一点。

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意外的，但却很能说明问题。

哈纳克补充说，马西昂最近在一个人的身上再次向文明世界显现了，您猜是谁?这个人就是托尔斯泰。马西昂当初曾经创造了“自己的”《福音书》，和他完全一样，托尔斯泰净化了《福音书》，使之摆脱了一切不符合我们从希腊人那里拿来的关于真和善的观念的东西，即摆脱了一切不能满足理论需求的东西，这些东西使生命自身的价值成为可疑的。

确实，哈纳克还在继续谈论信仰，就像马西昂和索洛维约夫那样谈论信仰。

但信仰早就消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里不再要求信仰提供证明文件。

在他们手上取代信仰的只剩下了“自身是清楚的，必要的，具有拯救功能的东西”，托尔斯泰这个新马西昂干脆称之为良心和理性。

看来，哈纳克根本没有发觉这里有一种突变，这确实不是神奇的，而完全是自然的突变，这种突变

<<思辨与启示>>

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就在他自己的眼前发生的：曾经是信仰，现在突然变成了“自由的”研究。

曾经是先知和使徒，现在取而代之的突然出现了马西昂和托尔斯泰。

为什么哈纳克没有发现这个突变？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对基督教历史的研究，他自己向我们讲述说，灵知自身标志着同某个时候从东方来到欧洲的启示的千年斗争的开始。

但是，哈纳克不关心启示。

他还能够说出这个词，但其全部“精神的”本质都在抵抗这样一个思想，即在这个词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意义，在理性的法庭上将承认启示有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存在权利。

既然如此，那么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智慧获得拯救。

我们的智慧早就找到了出路，那还是在诺斯替教信徒出现之前，《圣经》在欧洲各民族传播之前。

要知道，宣布了精神自律的希腊哲学家们的学说的基础就是：世界没有任何用处，创造了世界的那位上帝也是毫无用处的，应该逃避世界，应该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与世界相异的、与世界创造者相异的上帝。

马西昂只是以新的方式重复了在他之前600年苏格拉底发明的东西，这是在苏格拉底之后所有希腊智慧学派都在宣传的东西。

马西昂的《福音书》确实是颂扬精神对物质进行统治的庄严的希腊歌曲。

这首希腊歌曲迷住了所有的人。

甚至在我们面前出现的索洛维约夫也被这首神奇的歌曲给迷住了：理论的需求在他身上掩盖了心灵的全部其他需求。

想要荣耀上帝的他一生都在荣耀蛇这个诱惑者的恩赐，就是说，他在歌颂自己想要诅咒的东西，诅咒自己想要歌颂的东西。

<<思辨与启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